

20150730 綠逗來開講 陳惠敏 黃國昌 談黑箱課綱 林同學的離開 理想的政治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大家的心情如果剛剛惠敏老師所講的，從今天早上聽到這個消息到現在，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老實說在現在的這個時刻，我不太希望去談跟選舉或者是跟政治有關係的事情，我想我一開頭我要先跟所有的年輕朋友們說，8月1號這個課綱如果還是被教育部強行上路的話，這個責任不是你們的，擋不下這個違法的黑箱課綱強行上路，這個責任要承擔的是馬政府是馬英九，還有吳思華部長。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贊同應該消失的是這個黑箱違法的課綱，而不是這樣一個年輕的生命，今天應該反省該道歉的是這個冷血的政府，而不是我們這麼多熱血的青年。

但是很讓人遺憾的事情是說，剛惠敏其實有提到黑箱課綱的爭議其實不是這一個月才發生的，也不是今年才發生的，2014年1月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有很多高中老師、NGO團體，包括很多大學的教授，大家就已經在教育部前面在反對這個黑箱課綱，只是過去的這一年多來，雖然一次又一次的呼籲我們的教育部應該要出來面對，應該要把這個違法的課綱給撤銷掉，但是我們的教育部完全不為所動，一直到昨天竟然還有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想要把這件事情政治化到讓人沒有辦法忍受的程度，說這些學生是IS恐怖組織，說這些學生是蔡英文這個政治黑手訓練出來的打手，我想講這些話的人非常的惡毒，非常的惡毒，過去的這兩三年的公民運動，我相信有參與的朋友大家都會知道，現在臺灣所發生的這些公民運動，這些學生運動，哪裡是民主進步黨哪裡是蔡英文所可以控制的？

結果昧於事實做出這樣的指控，我今天並不是要幫民進黨的朋友說話，而是這樣的指控真的太讓人心寒，而當這個違法的黑箱課綱，這些高中的同學們他們站出來抵抗的時候，我們的教育部部長他一開始的態度事實上是非常的強硬，他不僅不願意撤銷，而且還頒布公文到各個學校去，要求各個學校只能用新版的教科書，不可以用舊版的教科書，後來是經過大家不斷地抗議，他才開始改口說新舊教科書並行，爭議的部分他沒有要考。

但是問題是這一路走來，我們的教育部部長，我們的馬政府他不願意去面對一個問題是說，也是很多參與這個反黑箱課綱行動的同學們他們要問的問題是，如果這個新版的課綱是透過一個違法的程序所生產出來的，它憑什麼可以跟本來的舊版並行，我們為什麼要忍受這樣子一個違反程序正義的課綱竟然能夠跟所謂舊的課綱並行？爭議到底考還是不考這根本並不是重點，我們教育的目的，難道我們在告訴我們的下一代說，你念書的目的只是為了考試，你念書的目的不就是

為了要具備未來在社會當中追求你自己人生的夢想所需要的基礎知識，這個跟考試或不考試到底有什麼關係？事情到今天發生了，我看到吳思華、看到馬英九說他們覺得很沉痛，我不是不願意相信他們覺得很沉痛，但是我想要問的，我相信也是所有聽眾朋友都想要問他們的話是說，除了沉痛以外，你們還做了什麼？除了沉痛以外，你們有沒有那個勇氣去面對你們所犯的錯誤？如果不是因為你們這樣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捍衛你們自己透過違法的程序所生產出來的課綱，今天這一切的一切事實上都不會發生。

主持人：同學問他說你這個是一個違法的課綱，你為什麼還要讓它繼續，你為什麼這裡面所有的委員都是用圈圈什麼來代表，你能保證這中間沒有鬼，吳思華可能很有膽的說我可以保證這中間沒有鬼。

事實上他們當初那個課綱微調小組他們在進行所謂的黑箱會議的時候，我先跟各位聽眾朋友再回顧一下整個背景，有關於課綱調整的爭議一開始會出現是為了12年國教，為了12年國教的時候，在2012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開始發動所謂全面的去看一看說，欸，我們本來已經頒布的課綱是不是有調整的必要性，那個時候在課綱形成的過程當中，向來所形成的慣例都是由下而上，也就是說透過高中老師為主體的課程工作圈匯集了全國高中老師的意見，然後來看有沒有調整的必要性，在2012年的時候所達成的共識是，需要因為配合12年國教而微調的只有自然跟數學這兩科，社會科跟國文科並不包括在裡面，是2013年8月1號的時候，那個時候的教育部部長他自己發動他的職權，說要開始檢討社會科有沒有因為12年國教而去調整微調課綱的必要，按照那個時候的法定程序，是要在2013年的12月31號才完成評估，完成評估了以後，接下來才會繼續討論說課綱是不是有因為12年國教而要微調的必要。

但是在2013年的12月31號，連整個評估報告都還沒有出來，一個由下而上匯集意見的過程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11月23號的時候，所謂的課綱微調小組，一個突然成立的莫名其妙的小組就透過臨時動議的方式，說為了要去符合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他們要開始進行課綱的微調，而所謂課綱的微調他也不是在檢核目前教科書當中是不是有違反過去所頒布的課綱，而是真的要去調整那個課綱實際的內容。

那從這整個過程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出來說，教育部到今天，教育部部長吳思華還睜眼說瞎話說裡面沒有不可告人的事情，2013年11月23號的那一

次所謂微調小組的祕密會議，會議記錄為什麼會被爆出來？不是教育部公開的喔，而是他們在開那個會的時候，裡面的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怎麼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改課綱，他們自己把錄音帶流出來。

結果錄音帶流出來以後，大家看了那個錄音帶的議文，看到了主導的整個課綱微調的是誰？是朱雲鵬，朱雲鵬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他說：從中華民國憲法的觀點，我們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公民教科書有很多都是錯的，必須要重新調整，他在講的是什麼，他在講的就是在那次微調課綱的會議當中，他跟王曉波兩個人一搭一唱，就是要回復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心黨國史觀的教科書，那個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在那次黑箱會議當中，還有一些根本讓人家聽不進去的話，連粗口都講出來，因為這是一個廣播節目，我不希望在這邊爆，就是說去轉述裡面所爆的粗口，不過我相信現在在網路上面，當初會議的內容大家都可以看到完整的逐字稿，結果今天吳思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你還敢當著學生的面睜眼說瞎話，吳部長可不可以好好反省一下，聽不下去了，讓人聽不下去了。

主持人：看起來其實教育部並沒有要做任何的退讓，看起來他到目前為止也依然沒有。

沒有，我相信，我老實說，我本來覺得吳思華應該要道歉下台，但是事情發展到今天，他下不下台我覺得反而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他下台又如何？他不下台的話，我相信他走到任何地方，很少人會尊敬這個教育部部長，從過去這幾個月他實際的作為，讓人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大學出來的教授，還當過校長，結果變了教育部部長了以後，他完全忘了教育基本的理念是什麼，他完全忘了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他面對學生的時候應該有的態度是什麼，他唯一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幫他的主子馬英九先生，捍衛馬英九當初透過朱雲鵬王曉波他們所要貫徹的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心的，那樣子一個大中國史觀的教科書。

真的現在目前重心是8月1號那個違法調整的教科書可能會如期上路，下個學期，我們現在能夠做的是拜託各個高中所有的老師們，發揮你們的道德勇氣，在選書的時候千萬不要用那個違法課綱所編訂出來的教科書，回復堅持的使用用本來的課綱所審訂的教科書，但是讓人現在更擔心的事情是，馬政府想要把黑手，政治的黑手伸到教育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因為他們下一個階段的目標是12年國教的課綱，這個是馬政府他在下台以前，可能今年10月11月他們就想要完成的計畫，這個才是背後馬政府在推動黑箱課綱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願意在這個地

方好好的認錯道歉，因為他們要做的不只如此，他們要做的是12年國教，12年國教這茲事體大，影響的範圍更大了，他要把那個手從高中再往下伸到國中，再往下伸到小學，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廣告)

主持人：對於所謂的政治，或者說對於所謂臺灣的政治，那即便是在哪一個位置上，或者是說必須要去到哪一個位置，其實心裡是有一些夢想的或是說有一些想像的，你要不要來談一下這個部分？

其實，可能大部分的聽眾朋友都不太知道是說，我跟今天的主持人也是現在島國前進的執從長陳惠敏老師，其實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了，他那個時候在社團裡面，我們大概在追逐一個非常重要的理想，推動的改革其實是跟大學的整個校園的自主，跟學生權益的維護有關係，直接連結到的是1993年那個時候大學法的改革，那個時候在大學校園裡，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這樣子所謂的學者，我指的事情是說，當我們認為我們在推動的是憲法下面應該給學生的基本權利，是在憲法大學自治的理念下面，不讓教育部的黑手伸到校園裡面來，不讓教官在校園裡面控制學生的思想。

當我們在追求這些理想的時候，我們常常都會碰到一些所謂的大學教授，站在教育部的立場，站在教官的立場，站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勇敢的蠻橫的在捍衛他們那個時候認為所謂教育部正確的政策，而把我們這些學生講成是我們都是沒有在念書，政治學生，一天到晚在校園裡面就是在吵，然後一天到晚就是在作亂，不好好用功念書的學生，是用這樣子在標籤化我們。

在經過這個過程當中，我看著這些所謂的學者，我不禁在懷疑說，他們真的在大學裡面扮演的角色是在傳遞知識，是在傳授真理，還是當作黨國體制的打手，對於我們來講幸運的事情是說，1995年當我們畢業的那一年的時候，大法官通過了兩個解釋，一個釋字380號，一個釋字382號，把我們那個時候在大學所追逐的理想把它很清楚的標定這個是憲法下面應該有的價值，我都不知道在過去的那段時間當中，一直在幫黨國體制的那些學者看到後來的發展，他們要怎麼面對他們過去的自己？從我們那個時候當大學生的時候到現在，事實上已經經過了20幾年，這20幾年來當我看到還是存在相同的結構，大家回想一下，從2008年以來過去的這7年多，針對馬政府的違法濫權，有多少所謂的學者為了要謀一官半

職，為了要在所謂的國科會科技部下面拿到一些補助的計畫，甚至有一些更不堪的，在中國國民黨所資助的基金會下面去領每個月固定豐厚的報酬，而在過去這幾年當中幫馬政府為虎作倀。

他們這樣子的一些言行跟行為，我相信在現在資訊越來越發達的社會當中，其實真的不要以為學生是傻子，真的不要以為學生不懂，真的不要以為你有一個老師或是教授的名銜，站在講台上面你就是權威，你就會可以去壓學生，事實上學生雖然坐在下面，但是他們所擁有的理解能力，他們蒐集資訊的能力，他們自己思辨的能力，事實上有有的時候並不會遜於所謂站在講台上面的那個學者，也正是因為在這樣子的結構下面，我會希望說，在大學裡面任教的很多老師們，能夠自己重新想一想說自己當初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你為什麼走到這個地方來，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未來你的學生會怎麼看待你。

我相信去堅持一些價值，跟這些學生共同去討論我們要怎麼樣去實踐這些價值，是在目前的大學校園當中相對而言是比較欠缺的，我相信因為世榮兄是我們一直都很尊敬的一個算是夥伴，他過去這幾年從大埔案在土地正義，他一貫的價值不管是面對哪一個政黨，針對有關於強行徵收民財所牽涉到的違反土地正義，世榮兄都是站在第一線敢於直言，他也希望能夠選擇在他現在這個戰鬥位置上面繼續跟大家一起努力，我個人是非常佩服的，我當然也希望說在未來的整個大學校園當中，能夠有越來越多的老師跟我們的世榮兄是一樣的。

(廣告)

主持人：我們其實不是那種反政治或者是認為政治是跟我們沒有關係，所以國昌要不要談一下你對政治的想法？

當然啦就是我覺得惠敏講得很好，因為政治事實上就是大家共同的事務，這個大家共同的事務我們必須要去建立一個機制，建立一個程序，讓跟大家有關係的事情透過這個機制跟程序能夠共同做成一個最後的決定，當然這個會牽涉到我們對於民主的想像，對於民主實質的內涵，因為以前可能有關於民主，有關於政治的概念，在臺灣比較容易被稀薄化或者是淺薄化成政治只有選舉政治，然後民主只有投票，那但是我相信經過這20幾年的發展，隨著臺灣的公民社會越來越成熟，大家開始發現說其實政治不是只有選舉，還有各式各樣發生在我們的周遭，可能從我們每天早上一出門到晚上回家，你所經歷到的非常多的事情都是公眾的

事務，既然都是公眾的事務的話，當然就是政治。

民主也絕對不是只有每四年或是每三年，當投票選舉的那一天，你投下那一張票，投完那張票以後就沒有你的事情了，因為這些公眾事務是每天都在發生，你如果說只透過你的投票行為把權力交給一小群人，現在我們把他們稱之為政治人物，講得比較不好聽的稱號就是政客，把這些權力交給政客以後，那政客他就告訴人民說這事情你們都不用管了，以後就不是你們的事情，你票投完，然後把權力給我，接下來我要怎麼胡搞瞎搞你們不需要了解，你們不需要知道，反正選舉到的時候，我自己再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讓你們繼續把票投給我。

我相信這樣子的模式其實不斷地在台灣過去的這一段時間當中發生，也讓很多人開始對政治感覺到灰心，對政治感覺到失望，甚至有一些所謂傾中或者是傾共的學者也好，媒體也好，竟然開始在臺灣去倡議說，其實臺灣的民主一點都不珍貴，臺灣的民主一點都不重要，反而是你應該要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像中國共產黨靠齊，他們去創造了所謂亞洲的新模式，亞洲的新價值，這裡面還包括了其實滿有名的政治學的學者，比較慚愧的也是中央研究院敝院曾經，就現在還在敝院當中的政治學學者去講出這樣子的話，那利用了過去這幾年我們把政治稀薄化成選舉政治，然後把民主稀薄化成只有投票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不過我覺得那個改變的希望是在發生，因為從2008年了以後，大家也看到非常多各式各樣的公民運動的形式，那用公民運動的方式去介入所謂的公眾事務，而且去產生一定的壓迫讓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他們被迫要開始進行改革，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更多的市民跟公民參與，有更多的人在這個運動的過程當中，大家共同去思考，共同去反省，包括了說這件事情我們要怎麼做能夠做得更好，那在推動改革的過程當中，我們面臨到的阻力是什麼，所謂面臨到的阻力是什麼，譬如說明明外面社會支持率就這麼高，為什麼這個政府能夠無動於衷？為什麼這些政客不會害怕？

主持人：這好像是我們這幾年最大的困惑。

對，也正是因為有這樣子的困惑跟有這樣子的反省，大家才會說怎麼樣把社會力帶入政治的場域當中，讓這些社會力所承載的進步價值跟改革的理想，能夠在政治的場域當中獲得實踐，那這也是為什麼說在最近這一兩年，那甚至大家現在包括可以看得到我已經加入的政黨時代力量，那希望能夠在2016年改變我們

現在國會的結構，那因為我們現在整個國會的結構當然是中國國民黨過半，那中國國民黨如果繼續在2016年的國會過半的話，我相信即使是蔡英文主席當選總統，大概她要做什麼事情也都困難重重。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說當我看到民主進步黨的朋友開始去思考或者是喊出一個口號是，他竟然想要跟親民黨結合過半，就會讓我有一點感覺到不可思議，所謂不可思議是，親民黨大家可以好好的回想，2000年到2008年他們在國會裡面扮演什麼角色，他們事實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跟中國國民黨一起聯手杯葛那個時候阿扁總統阿扁政府他所希望推動的一些重要的改革。

在過去這幾年的公民運動的過程當中，我們更是可以說根本沒有看到親民黨的身影，親民黨對於一些改革的理念訴求，事實上在國會當中還是跟國民黨一樣站在反抗改革，就是說抗拒改革那樣子的位置上，現在是因為馬政府的整個施政搞得天怒人怨，突然站出來好像宋楚瑜先生我就覺得很懷疑，他到底什麼時候……

主持人：改革派的共主。

請你千萬不要用共主形容他，因為我跟他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但是問題是說，當然我覺得宋先生他要去選幾次總統那是他個人的權利，我對這件事情沒有什麼要說的，但是我只是覺得很感慨的事情是說，他可能是想要讓年輕的世代或者是說讓大家的記憶力沒有那麼好，真的忘記了過去這十幾年當中，他在臺灣的民主政治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過把話題拉回來，就是說去，惠敏所提出來那個問題對我來講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就是說即使我現在自己因為很多的考慮，那當我要說，如果臺灣目前所面臨到改革的最大的障礙在國會，要改變國會的結構的話，那我就很難看著自己一起奮鬥的夥伴跑到第一線去，那我自己只是留在後面搖旗吶喊，那跟他們一起打這場仗，把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帶到國會當中，我覺得對於臺灣未來改革的推動也好，民主政治進一步的深化也好，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意義的事情。

雖然這樣子說，雖然我自己現在已經走上了選舉政治這條路，但是我還是要說，政治除了選舉政治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層面，也就是說在很多，發生在我們周遭的議題當中，公民是可以結合起來透過審議的方式，透過意見交換的方式，

那從自己身邊的事情開始學習跟大家討論，然後做成共通的決定，有很多可能發生在大家周遭的事情當中，大家就會想，譬如說在我們這個社區，就在某個社區的公共道路上到底要不要設停車格，顯然有兩邊不同的考慮嘛，就是自己有車但是沒有停車位的人希望有公共停車格，但是沒有開車的人，或者是覺得這個公共道路應該要做其他使用的，他可能就會反對在道路上面去放停車格，甚至設了停車格以後，你到底是要用汽車的停車格還是機車的停車格，這些事情其實大家仔細地想一想就是說可能都發生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周遭當中，那感覺起來好像跟我們平常在討論的所謂國家大事不太一樣，但是……(影片lag)

……的事情是說他們因為不滿政客背棄民意，所以他們發起了罷免(影片lag)

現在分進合擊做不太一樣的事情，那我知道割闌尾有一部分跟島國前進在合作，可能接下來半年會推落選運動，那也有一些在內湖南港在地的割闌尾的團隊，他們已經在港湖區結合另外一些在做公民審議的年輕的朋友，他們就真的在港湖區開始做港湖區的公民審議，那在討論的都是，就跟生活在那個地方的人非常關心的問題，他們跟里長合作去討論說啊你看到流浪狗，你要怎麼處理，我們的道路到底要畫紅線還是要畫停車格，看到這些年輕人他們有這樣子新的想像、新的嘗試，會讓我們對於臺灣未來民主的進一步深化，事實上會充滿了期待，懷抱著希望，因為不管怎麼樣，我們總是希望說隨著每一個世代的交替，因為我相信惠敏跟我有一樣的感覺，就是我們當大學時候的臺灣跟我們現在的臺灣的確是不太一樣，雖然在某些層面上，譬如說中國國民黨的表現、形式風格、反改革的態度好像20幾年來始終如一日，所以現在年輕人喊要讓中國國民黨倒，否則臺灣不會好，我老實說中國國民黨他自己要好好深切的去反省。

當然從我們這一輩的人來講的話，我們也希望說，當20年後，當我們可能已經邁入退休年齡的時候，臺灣社會現在所面臨的困境，臺灣社會現在所面臨的困難，我們已經透過了這段時間的努力走出來了，包括了世代正義的問題，這個世代正義的問題感覺起來是一個抽象的口號，但是他也會實際的反應在我們現在年輕人走出校園踏入社會以後非常實際的困境，他也會牽涉到資源的分配，譬如說年金的制度，為什麼現在退休的軍公教，他的所得替代率是全世界最高，高達八九成以上，甚至有的退休以後領的比現職還要多，但是年金快要破產，年金制度再不改革的話，請問這些累積的負債要由誰來償？變成是我們年輕人要來扛。

面對這一些非常多的困難我會希望說我們在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我會覺得



對臺灣來講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們能不能夠匯集改革的力量，解決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讓我們的下一代，譬如說好，現在的高中生他們覺醒他們站出來了，但是我心裡面在想的事情是說，當現在18、19歲的高中生過了20年以後到我這個年紀，變成社會的中堅份子了，我們能不能夠提供他們一個更好的環境，更好的基盤，讓他們在成為社會中堅份子的時候，能夠為他們下一代做一些努力，然後讓臺灣變成一個我們希望的正常的新的國家，那在這個島上，在這個國家裡面，我們所希望的公平正義能夠具體的被實踐。

當然我們如果把中國對於臺灣的威脅考慮在裡面，再加上現在可能有很多人他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他已經把自己整個人都賣到中國去，面對這樣子的一些危機跟挑戰，我們真的沒有剩下太多的時間，現在馬上就要開始行動，但是我必須要講的事情是說，我說現在馬上要開始行動並不是說大家現在都跑來選舉，不是這樣，我走到這條路，我只能夠說客觀環境的變化讓我必須要責無旁貸的扛起這個責任，我大概只能講這段話，中間的這些過程跟煎熬不足外人道的，我想也就不需要再多說。

但是我要強調的事情是說，除了有一些人去邁入選舉政治以外，我認為待在公民社會當中，厚植公民社會的實力非常非常重要。

(廣告)

主持人：臺灣這麼長期的一個公民社會的過程裡面都沒有一個政見是新的，都是談了非常非常的久，那可是我想時代力量這邊要做，或者是國昌這邊想做是不是一個這樣的空間的創作跟可能性？

當然其實我說過很多次了啦，就是說臺灣的政治需要新的力量，你必須要去處理說當中國國民黨把它邊緣化以後，接下來你必須要有另外一個政黨跟民主進步黨維持一個又合作又競爭的關係，重要進步的改革法案當然大家共同努共推，但是如果當民進黨出現了讓大家過去失望的情況的話，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要站出來，當然要站出來，我們希望能夠代表進步的價值，引領臺灣社會繼續往改革的方向邁進。

第二個重點是，也只有出現這樣子一個新的政治力量，希望讓對公共事務，甚至對於所謂參政有興趣的年輕人，他們能夠有一個新的機會，有一個不一樣的

選擇，有一個新的平台，能夠到這邊來大家一起共同奮鬥，這個平台是不是能夠做出來，在我自己的目標設定當中，2016年這場國會選舉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2016年能夠取得關鍵的席次站穩腳步，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定的資源讓這些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努力，不要說栽培新世代，因為這樣好像有點上下的關係，就是有資源然後能夠讓對政治有想法的年輕人到這個參政平台來大家一起努力，因此接下來的半年，乃至於我希望2016以後，不是只有2016的這個選舉，我自己在看的，包括跟我一起奮鬥的夥伴在看的是接下來的10年，接下來的10年是臺灣關鍵的時刻，我們希望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當中，透過新政治來改變臺灣。

主持人：謝謝國昌接受今天的訪問，希望這個可能性會發生。

謝謝，謝謝惠敏，謝謝。